

# 变形的母神

## ——解读沃尔夫和莱辛对女神原型文化的重建

刘娟

(广东警官学院 公共基础课教研部 广东 广州 510230)

**摘要:**弗吉尼亚·沃尔夫和多丽丝·莱辛这两位英国女作家,堪称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双花奇葩。她们的很多作品表现出女性在社会和精神上受到的歧视和排斥。她们认为女性文化遭受贬低的原因是母神原型被男权社会扭曲、误读。从文本中寻找母神原型的三个变形的女神意象,探讨造成女性窘困现状的原因。重建女性文化首先应该建立女性主体意识,发挥其社会能动性,树立正确的女性价值观。

**关键词:**沃尔夫;莱辛;母神原型;女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3)03-0140-05

## The Distorted Godd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Prototype Culture of Goddess Reconstructed by Wolf and Lessing

LIU Ju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Public Basic Courses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30 ,China)

**Abstract:** Virginia Wolf and Doris Lessing are regarded as two wonders in British literary world. Many of their works expose the mental discrimination and repulsion against women by the society. They believe the distorted female culture accounts solely for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intentionally distorts and misreads the prototype of Goddess.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the three distorted images of the Goddess and discuss the reasons that cause the embarrassment of femal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o reconstruct the female culture should be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females ,give play to their social dynamic role ,and set up the correct values of females.

**Key words:** Wolf; Lessing; Goddess; female culture

女性文学批评自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是热点课题。到了 20 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已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所普遍熟悉,操持这类理论进行性别研究的论文也从 80 年代的每年 10 来篇,发展到 90 年代 100 多篇。在这众多女性文学研究者中,弗吉尼亚·沃尔夫和多丽丝·莱辛这两位英国 20 世纪女作家,堪称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双花奇葩。沃尔夫在文学中建构出特有的女性意识、话语和特征,被誉为是女性主义的先驱,开创了真正的女性文学。多丽丝·莱辛被公认为是继沃尔夫之后英国最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不仅仅记述女性心理困惑,同时刻画她们现实生活中的烦恼,表现出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在精神上受到的压抑以及经济上的依附与顺从。<sup>[1] (p148-153)</sup>如果说沃尔夫是女性文学的觉醒者和初探者,那么莱辛就是拓展与推进女性文学发展的掘路人。从她们的作品里读者能找到沃尔夫和莱辛女

收稿日期:2013-03-26

作者简介:刘娟(1980-)女,回族,湖北荆州人,硕士,广东警官学院公共基础课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性文学思想的相似性和延续性。沃尔夫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唤醒沉睡中的女性潜意识,呼吁女性认识自我价值,而莱辛则把女性问题归咎到性别压迫、丧失话语权、女性文化缺失等方面。莱辛始终认为女性问题应该从女性自身找出解决途径,女性对其现今状况是负有责任的。女性的缄默与失语追究其因是因为女性文化遭到贬低,而其结果的根本是男权社会扭曲了母神原型意象,造成女神文化被误读。故而重建女神文化,回归母神崇拜是改变当今女性现状的根本途径。笔者尝试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挖掘最原始女性形象,从这两位女性作家文本中寻找母神原型的三种变形的意象,探索女性心理最深处,找出女性社会问题的根本。

## 一、大母神最初原型

大母神在西方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精神内涵,在原始社会,崇拜母神是最常见的宗教仪式。人类学家认为母神是后代一切女神的终极原型,甚至是一切神的原始雏形。一些学者找到了代表宇宙起源的女性原型内核,大母神盖亚的传说。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所有神灵中德高望重的显赫之神。是希腊神话中最早出现的神,在开天辟地时,由卡厄斯所生。盖亚被推崇为万物的主宰,是自然宇宙的代名词。<sup>[2] (p105)</sup> 母神是原始先民心目中神圣的自然生产者,这是因为“大母神非人格化的主要象征就是容器,它是体现女性本质的原型象征,女人=身体=容器=世界,这一基本等式也许是与人类本能的女性生产经验相一致的”。<sup>[2] (p137)</sup> 由于母神原型的基本特征是分为正面与负面两种,因而母神不仅是生命的施与者和保护者,也可以象容器那样,夺取和收回。所以大母神原型从最早期的生命创造者逐渐演变成不同的意象,有的温柔仁慈,有的恐怖狰狞,有的妖娆狠毒。这些性格迥异的女神意象,展现出男权社会对女神文化的贬低和歪曲,也造成了女性自我迷失的晦涩困境和尖锐的两性矛盾。这些变形的女神意象大多通过文学作品传播,所以我们要回到文学中探讨和建立女性文化的意义。

## 二、变形的母神

在男权文化中,女性不是温柔的天使就是恐怖的魔鬼。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们时而圣洁端庄时而明争暗斗相互残害。赫拉和阿佛洛狄德就是典型的例子,她们本来是主管婚姻和爱情的女神,代表着对爱情的忠诚与纯洁,可当男性摘除了她们神圣的光环后,她们就沦为恐怖妒妇与娼妇。由此可见男性文化中的女性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中产阶级女性,这类女性是宴会的女主人,众人关注的焦点。她们是房间的天使,但她们的生活却仅仅局限于家庭;第二类女性不困于家庭,她们活跃在男性社会当中,热衷于社会政治,参与文学创作,却缺乏女性气质,在人们眼中变异为“男人”。尽管沃尔夫率先“突破男性中心论”,大胆地把人看成是男性面和女性面的完美结合,并提出了双性同体论,然而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仍然局限于她的时代。不管是温柔的传统贵妇还是不讨人喜欢的另类女性,这些女性都是男性文化的产物。沃尔夫形象生动地展现出男性社会对母神意象的歪曲解读。在她之后,英国女作家莱辛继承前人思想,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文笔塑造出第三类濒临崩溃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家庭观念淡薄,由于长期压抑自我,人格趋向分裂。由此可见,男权文化塑造的这三类女性均体现出变形的母神意象。正是因为男权社会恶意地扭曲大母神原型意象,贬低女性文化的社会意义,才使得部分女性无法认清自我,造成女性价值观缺失,落得人格分裂,最终陷入无处诉求的生存困境。

### (一) 温柔多产的自然女神

沃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是她最出色的代表作。文章描写二战前后英国社会面貌与人们萎靡不振的精神世界,展现出女性对战争强烈不满与控诉。《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是崇拜者们心中的女神。她美丽善良,温柔智慧,“她把所有男性都放在她的保护之下;其原因她无法解释……可能因为他们对她的态度,有种稚气的信赖和崇敬”。<sup>[3] (p258)</sup> 拉姆齐夫人是位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她拥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能征服在场的所有人。沃尔夫赋予拉姆齐夫人母神形象,几乎所有人在听见她声音时“眼前就清晰地浮现出希腊女神的模样”,心中油然而起敬。坦斯利与夫人同行时甚至感到极度的自

豪,“因为他平生第一次和一位美丽高贵的女人同行,他拿了她的手提包”。<sup>[3] (p386)</sup> 拉姆齐夫人正如和谐、美丽、多产的大地母神,用自身言行感染着周围的人。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好似那座海上的灯塔,总是为寂寞无助的人们带来一束明亮而温暖的光。

而沃尔夫塑造的另一位上流社会女性,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高贵美丽、干练精明,在社交舞台上游刃有余。尽管中产阶级的女性规范限制了她的自由,她放弃了爱情、独立个性和梦想,嫁给了国会议员,但在男人们心中,她堪称上层阶级贵妇典范。她是宴会中的女王,她左右逢源,口才超群,她能够投合不同职业人的口味,连英国首相都来参加她的宴会。“克莱丽莎陪同着她的首相穿过房间,昂首阔步,神采奕奕,带着灰白头发所赋予的庄重”。<sup>[3] (p512)</sup> 她穿着银绿色人鱼式礼服,悠闲地穿梭在浮沉的海浪之间,像女王般接受宾客的致谢,优雅而庄严。上面这两位夫人是房间的天使,温柔的女神,可只有在宴会中,她们才是女王,那一刻,她们变成创造者、赐予者,高高临驾在男权世界之上。因此,宴会就成为上流社会女性们实现自我价值、展现自我才能的舞台。而在生活中,她们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一个摆放在家里的没有话语权、没有主体意识的艺术品。她们对家人无私奉献,家庭和社会却遏制其女性能力的发展,使得她们不得不放弃自我身份价值。这就是沃尔夫时代传统女性的可悲之处。

## (二) 疯狂恐怖的地狱女神

荣格认为原型的描述必须与“原型本身”(Archetypal an Sich)相区别。原型女性的意象是多面的,她不仅是生命的施与者和保护者,也可以夺取和收回生命。胎儿的出生,女性的生产也就是微型的宇宙生产,而死亡相当于神秘地回归母体。在神话中,“回归母体”代表着返回创造的本原,子宫。<sup>[4] (p85)</sup> 因此大母神不仅有善良的一面,还有恐怖的一面,她也是地狱女神,拥有着掌管死亡和毁灭生命的权利。由于内心对母神的畏惧,男性文化刻意污蔑女性是女巫或者疯子,散布谣言,剥夺女性话语权。在沃尔夫作品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这种意象的女性人物。

莉莉在《到灯塔去》中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物,她缺乏温柔,又老又固执,在男人眼中只不过是个干巴巴的老处女,不成功的画家。如果拉姆齐夫人代表着美丽多产的自然女神,那么莉莉就是恐怖的地狱女神。地狱女神是大母神原型的负面形象,她起源于母系社会人们对女性的恐惧。莉莉被塑造成一个在思想、性格和能力上都很男性化的女性,而这种离经叛道的形象必定会引起男权文化的抵制。就像坦斯利所强调的一样“女人不能绘画,女人不能写作”。<sup>[3] (p405)</sup> 坦斯利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因为男权社会根本就是贬低女性才能,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任人宰割。在男性世界的威压下,莉莉的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她逐渐失去了女性气质应有的敏锐直觉和色彩天赋,无法完成她的画,最终陷入矛盾和自我迷失中。

基尔曼是另一个地狱女神意象的代表人物,她是达洛维夫人家中的家庭教师。她没有美丽的外貌且丑陋笨拙,对上层阶级贵妇生活满腔愤怒,她的出现严重影响着克拉丽莎的生活。达洛维太太憎恨基尔曼,是因为她是吸干中产阶级贵妇生命血液的幽灵。当基尔曼站在达洛维夫人面前,就像“一个身披铠甲,准备进行一场原始战争的史前怪物,带着那种力量和沉默”。<sup>[3] (p486)</sup> 两个女人相互敌视着对方,她们之间的反感由来已久,因为她们分别代表两种女神意象,代表正面原型的自然女神(the Earth Mother)和负面原型的恐怖母神(the Terrible Mother)。《达洛维夫人》中另一位女性布鲁顿夫人也是恐怖母神的代表。布鲁顿夫人是将军的后代,热衷于政治,并为自己的家族感到自豪。布鲁顿夫人笑容威严,“说话像个男人”,动作总是显得刚毅、威严而固执。细读这三位女性,莉莉是个完全没有女人味的干瘪老处女,基尔曼是个整天穿着一件防水布外衣,又丑又笨拙的疯女人,而布鲁顿夫人则是个拥有男人般气质的女将军。她们集体反映出女性的负面性格:老处女、疯女人和男人婆。她们无法得到男性社会的认同,是因为她们有知识,有思想,有权利。她们有能力抢夺社会话语权而且鄙视男性,这势必会引起男权社会的恐慌。两性敌视的话题本已是缘来已久,弗雷泽的《金枝》中关于植物神阿蒂斯的去势神话或许能解释这种两性对立的起因。传说丰收女神的爱人是在一棵松树下去势而死。女神为了获得繁殖的手段,孕育世上万物。她命令男性祭司自行阉割,以得到赋予生命的能力。<sup>[5] (p345-350)</sup> 于是去势神话对男性

来说是丧失权力的象征,而对女性却是重拾话语权的途径。这也造成两性对立无可避免,许多女性主义者也把性别歧视看做女性问题的结症所在。于是性别对抗成为她们获取解放的唯一手段,面对任何社会不平等现象,她们都会用女性主义标尺去衡量。对这样的极端女性主义,莱辛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莱辛认为男女之间不是真正的对立,也不赞成所谓的“性别战争”。莱辛认为所谓女性运动根本无益于反抗男性中心文化,其结果可能产生一种激进女权思想,反而成为男性文本中恐怖女神的代表。

### (三) 人格分裂的阴阳女神

《野草在歌唱》是一部优秀的女性题材小说,莱辛描写了主人公玛丽从苦难的童年到心理疯狂的人生历程,深刻探讨了女性内心世界由压抑转向分裂的主题。玛丽在受尽父权制压迫的同时,又摆脱不了殖民制留在她灵魂深处的烙印。大多评论家们把玛丽的悲剧归因于社会因素和殖民思想的腐蚀。虽然玛丽的悲剧与父权社会有一定的关系,但她独特的个性也为其悲剧命运推波助澜。细读后你会发现,玛丽是个另类人物,作者描写玛丽的婚前生活和婚后生活,有意无意地提醒着玛丽的另类且遭受社会排斥。从玛丽这个濒临崩溃的女性形象,我们能看到两股思想的较量:一种是代表父权社会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思想;另一种则是玛丽女性意识觉醒的力量。玛丽曾在寄宿学校读过书,且在城镇工作,因此她思想自由,渴望经济独立且排斥家庭生活。不难看出,玛丽的思想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自由运动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她女性意识已萌芽。然而,在父权为纲的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无疑是对男性价值观念的挑衅,因为它谴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伤害,争取改变女性他者形象。玛丽身处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中,痛苦煎熬,她既渴望生活独立又摆脱不了父权思想的侵害。

其实玛丽的痛苦来源于她自身,玛丽天生是个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她逃避退缩,更糟糕的是她从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刻板自私的思想。这种女性思想使得她对男人怀有本能般的敌意和蔑视。“她从来没有想到父亲也会痛苦。如果有人提到这一点,她总要反驳:他不是个男人吗?他大可随心所欲”。<sup>[6] (p89)</sup>这种狭隘的女权思想让她无法认清自己女性的本质价值,使得她心甘情愿地作为弱者存在于父权社会中,依附于男性,选择逃避。当迪克请求她一起去管理农场时,她却说“我讨厌你的农场,我讨厌它也不愿意去管它”。<sup>[6] (p105)</sup>可见在她内心已深受男性价值观毒害,认为农场是男人们的地盘。玛丽一次次错过了很多类似的机会,她没有意识到农场、家、公司——这些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才是她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由于她的自我压抑,她刚刚苏醒的女性意识很快地就被抹杀了,玛丽又再次陷入迷失自我的漩涡,继而人格分裂。

玛丽的悲剧本可以避免,笔者认为女性意识和男性意识是可以和谐共存的,正如沃尔夫的设想,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可以同存在于一个载体中,就像神话中男女同体的大母神意象。阴阳女神是指男神的阳性气质与女神的阴性气质共同存在女神的意象中,体现一种阴阳互补的和谐理念。这种意象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如在欧洲神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阴阳母神作为创世神的情况相当普遍。在创始神话中,亚当被塑造成一个阴阳人,神使他入睡,然后把亚当分成不同性别的两部分,他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也就是说,两种性别原先是寄存于同一身体之中,后来从一个阴阳同体神身上分体后才有了亚当夏娃两种性别的区分。<sup>[7] (p191)</sup>因此,阴阳女神意象包含的最初意义是:宇宙万物、人类以及自然创造,是由两性共同完成的。从这个意象可以推导出,男性和女性有同等的创造力,两性没有身份、地位、尊卑的差异。因而阴阳女神原型渐而演变成一种双性策略,强调双性同体,让女性能认识自我女性价值,并且通过模仿男性气质来超脱社会束缚,拥有完整的人格。可惜的是,玛丽不能彻底认清自我,她抛弃了萌芽状态的女性意识,且长期处于压抑中,更不懂得去克服女性缺陷,在男性社会中实现女性价值。最终只能把自己封闭在矛盾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而人格分裂,给读者留下遗憾,成为人格分裂的阴阳女神代表人物。

## 三、结语

两位女性作家以女性的命运为创作基点,研究剖析各种社会道德问题,让读者体会到时代女性价值

失落、身份缺失、丧失话语权、人格分裂、无处诉求的生存困境。在她们塑造的三类女性中有传统女性,如齐拉姆夫人和达洛维太太,她们压抑其女性主体意识,否认女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尽管受社会敬仰,但也只不过是男性社会的附庸品;也有另类女性,如莉莉、基尔曼和布鲁顿夫人,她们彻底否认女性气质,追求名利,结果是遭到社会的贬低和嘲笑;继而出现第三类濒临崩溃的女性,如玛丽,她家庭观念淡薄,向往自由生活,却逃避退缩,人格趋向分裂。很明显沃尔夫和莱辛的创作意图并非仅仅是女性问题,更多的是男人与女人的社会文化问题。正是女性文化及语言的缺失,才使得女性在文学中一直是个失败者或者被动者的角色。她们是弱者、魔鬼、疯子的代言词。通过神话原型的角度,剖析作品中女性的个性特征,追溯女性历史文化渊源,我们可以发现最初女性原型大母神由万物创造者,代表生命崇拜的意象逐渐降格成自然女神,代表自然富饶多产;后来变形成恐怖的地狱女神,代表着毁灭与恐惧;最后演变成阴阳女神,代表着和谐或者分裂。可以看出,女神文化一步步地遭受到贬低和歪曲,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光环,母神文化被世人误读,故而重建女神文化,回归母神崇拜是改变当今女性现状的根本途径。

重建女神文化并不是要挑衅男性权威并与其对立,或者追求女性话语、女性语言。莱辛认为所谓女性话语很有可能是一种女性自恋,根本无益于反抗男性中心文化,其结果倒有可能产生一种激进女权倾向,从而也就失去了女性自身价值。因此,女性文化兴起的关键是反思自身内在的问题。新时代女性的使命是确立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女性只有靠自强不息的奋斗才能改变其社会地位,而不是依靠树立两性敌对局势。所以,当人们在反思当今女性社会地位这类问题时,应该考虑到母神原型这个命题。母神原型带领人们从挖掘女性自身问题出发,从神话分析学角度找出女性自我意识的缺陷。这样的命题无疑能帮助女性积极建立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其社会能动性。

#### 参考文献:

- [1]王 宁.多丽丝·莱辛的获奖及其启示[J].外国文学研究,2008,(2).
- [2]〔德〕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M].李以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3]〔英〕弗吉尼亚·沃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M].王家湘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 [4]叶舒宪.千面女神[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 [5]〔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赵阳译.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6]〔英〕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 [7]周乐诗.笔尖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舒 娜)